

赵 焰 主编

散文家
文从

偶为霞客

OU WEI XIAKE

方英文
著

远望如诗

近身成酿

我是你的远方客

你是我的梦中霞

你的乡啊我的愁

雪山启齿一笑

春水萦回三星

APE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赵焰
主编

散文家
文丛

偶为霞客

OU WEI XIAKE

方英文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偶为霞客 / 方英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6

散文家文丛 / 赵焰主编

ISBN 978-7-5396-6571-9

I. ①偶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20012 号

出 版 人: 段晓静

统 筹: 张妍妍 姚 衍

责任编辑: 姚 衍

装帧设计: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 6566132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10 千字

版次: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作者简介：

方英文，陕西镇安人。1958 年出生，1983 年西北大学毕业。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有各类作品五百余万字，曾出版长篇小说《落红》《后花园》《群山绝响》。《落红》获首届柳青文学奖，《后花园》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另有散文集《种瓜得豆》《燕雀云泥》《短眠》《情人夜宴》等十余种，及书法小品文集《风月年少》。小说集《太阳语》《梅唐》分别被翻译成英文和阿拉伯文出版。

明堂山记

春山处处好，不需诗家言。但是登临明堂山之日，恰逢冬至，心里的期待便打了折扣。所幸山根之景，倒也可观可赏。凡缓丘曲凹地，必有翠竹环绕了白房子。田鸭河鹅，各有所谋。堤上的狗东张西望，不寻个事来便觉无聊。檐下的黄猫舔着白爪子，对应了路上的行人搓手哈气。至于胖嘟嘟的鸡们，漫步宽展青绿的萝卜地里，任意吃着早餐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啄着，很烦恼食物丰盛没法减肥的样子……大地上的生灵们，散淡地享受着日光流年，压根没有加快发展的催逼。

唯有人是性急且挑剔的动物，就连风景也要分个高低美丑来，以为最好的风光，必在割云劈月的极顶上。于是建造出跨梁飞涧、陡仰直上的索道，目的是快速登峰、领略高潮。坐在缆车厢里，感觉像是军阀坐在滑竿上，有几分啼笑皆非哦。

眼目之上，烟翻雾流。山头如小岛，时隐时移。树梢似毛笔，忽而中锋忽而侧笔。一出缆车，凉风同步袭颊、冷气一并扑鼻。难禁一身哆嗦，却顷刻来了壮士情怀。石梯路里侧，不时可见团块积雪，始知寒气之因。

五个老男人攀枝抠崖，嘘声喘气，却闻身后喜鹊叽喳。回首俯

视，三个少妇，容颜各俏也。便让路青春。伊们皆笑，偏是不违礼仪。只好继续上进，身后哑然无声。老男人们心虚了，赶紧敛身贴壁，双手撩路，请三丽先行。

追随芳踪，居然个个来劲，不嘘不喘了，前头叽叽喳喳，后面呵呵呱呱，丝毫没有掉队的意思。哎哟这有什么法子呢，少妇之魅，摧毁江山都不在话下；激励老男人登个山，不过是艳腰一闪，无意派生的效果而已。

愈往高登烟愈浓、雾愈满，所见景物恍兮惚兮。忽觉流香萦回，齿颊清芬，或曰松柏籽香，或曰麋鹿麝香，或曰狐仙腋香，或曰石耳苔香，便开始学术争论起来。无法给出标准答案，因为一切看不清啊。伸手一把抓烟雾，旋揉两匝冷香丸，送给薛宝钗最是物投其爱。上到玻璃栈道，曲廊盘空，深渊足下，若非乳浪奶波般的烟雾托底，大家就不止一两声惊叫，而要肝胆俱裂了。

乳浪奶波闪开的瞬间，一峰耸立眉上。问上面可有寺庙道观尼姑庵？回答说此类俗物从来不曾有过。当下大喜。老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，世间竟有如此一山，天然本色自高洁，是不？大英雄无须佩剑，真美人不用胭脂。皖西南岳西县境内的明堂山，虽然印象囹圄，却对我脾气，遂记斯文。

2018年12月22日于安徽岳西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代序 明堂山记 / 001

第一次出省 / 001

南京投宿 / 003

坐看太湖 / 006

上海“母亲” / 008

中暑黄鹤楼 / 011

看湘江北去 / 014

壶口 / 017

峨眉笔记 / 019

过安康 / 027

在澳门 / 028

流窜日记 / 031

桂林日记 / 102

白游记 / 116

故园草稿 / 136

迎接文成公主回长安 / 151

喋血少华 / 197

巴山点滴 / 199

紫阳腰 / 204

西湖是别人的妻 / 208

清禅寺 / 210

黄河树 / 211

山阳印象 / 212

三县记 / 215

洞府内外皆有趣 / 222

无母之乡 / 225

女娲在平利 / 236

渭河是黄河的长子 / 240

小住北戴河 / 242

睡游丝路 / 245

镇安宜建推敲楼 / 265

行草麟游 / 268

从广州到惠州 / 271

酒店细节 / 274

公交车里避暑记 / 277

汧河伊人景色新 / 281

愧汗失眠 / 285

后记 / 288

第一次出省

·

那天一大早乘车，由镇安县城出发，去茅坪回民乡采风。天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雨，一路上唯见千山吐绿、万溪泻翠。到茅坪已是中午时分了，雨住天笑，几缕阳光从云缝里跌落下来。在街道上吃了一碗羊肉面，很辣，出了一身水，就朝湖北关奔去。

湖北关地处茅坪街道对面的山垭上，五里坡路。顺着公路盘旋而上，上到一半，就望见那关了：烟拥雾抱，宛若连环画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一个场面。心里一冲动，便抄着泥泞小路，一步一趔地爬了上去。

原来是青砖水泥修的仿古建筑！宽阔的公路穿过大嘴似的关门，墙上照例有李白的后裔们的题诗留款。攀缘关顶，坐在女墙上，点一支香烟，细细品尝周围的景致，还真有点孔夫子当年“登泰山而小鲁”的错觉了。关的两边维系着一条黑色的、绣满苔藓的石

墙，小长城似的。这便是商洛境内，除武关之外，又一处秦楚分界墙了。只是这里的石头显得更加随意，创作手法无规少矩，一任其自然叠码垒砌，随山脊之走势而委婉起伏。那些有棱有角的石头，早被千年风雨打磨成圆包蛋了，却仍然紧紧地扭成一股绳、一道脊梁、一条古老的神鞭。人类的历史，就是石头的历史。毛泽东诗云：“人猿相揖别，只几个石头磨过。”从猿到人的几十万年的石器时代，多么漫长多么壮丽，多么云涌风吼天崩地裂，毛泽东只用了十二个字就彻底概括了——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简练的语言。

发了一通思古之幽情，做了几秒钟的准伟人畅想，很快就跌回到小人性。下了关，独自一人朝湖北走去，心里溢满了踏上外省土地的喜悦，况且这土地还是祖上的故乡啊！忽然也冒出李白的后裔们的念头，也想留个什么足痕爪印。于是宽衣解带，冲着一株柿树浇起尿来——撒尿，是最早的游记文学，作者名叫孙悟空，创作地点在如来佛的掌心。

“好你个不懂事的小子！”一声大喊，吓得我猛地抬头，才发现声音来自对面坡上的那个放牛老汉，“你面前就是苞谷地，为啥子把尿糟蹋了呢？”洒家汗颜不已，立刻挪步庄稼地里。那老汉又喊道：“别浇得太近，把苞谷烫死了！”

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。它的效果远比所谓的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要强烈五百倍。此事发生在1988年初夏，平生第一次出省之收获，所以追记在此。

1990年7月26日

南京投宿

火车晚点了两小时，到南京时天黑好大一阵子了。一个熟人的同事的女儿在河海大学读书，她母亲让我捎话给她。所以出了火车站，即跳上公交车，赶往河海大学。像全中国其他所有的大学一样，女生宿舍的楼门口总是把守着两个又凶又狠的妇女。我又是掏证件又是自我介绍，并在登记簿上工整地填写了一长串身份证号码。如此这般，她俩才放我进去。事实上一连折腾了三幢女生楼，才找到我要找的宿舍。然而人不在，看电影去了。礼拜六嘛。

宿舍里一个胖胖的、相貌平平的女生用着功，大概没人邀她出去玩儿。才女一般比较高尚，总是把漂亮的容貌礼让给别人。我留张条子，说：“我去你们招待所住宿，明天到无锡。”这女生送我一直出楼，说她一定把话传到。招待所建在校园中央的友谊山上，爬

上去却见两个大字“客满”。原来，校庆活动刚结束，客人们尚未离去。我对看门的老头儿说，我必须住在这里，因为我找的人待会儿要来这儿会面。老头儿说住客已满确实没办法啊，他一手玩着健身球一手递给我截粉笔，要我在黑板上留言。老头儿说：“你出校门往右拐五十米，就是公安招待所；如果公安招待所还没空，你可再找其他旅店留言。把粉笔拿上吧，你的字很漂亮嘛。”

按老头儿的指点，很快找到了公安招待所，住上了。洗漱毕了，出门填肚皮。我生来爱吃米饭，可到了江南却不敢问津，原因是买不起下饭菜。于是就点了两碗肉丝面条，很便宜。面条端上桌，两大海碗，无论如何也吃不完。仅凭这一点，我立刻觉得南京很好。后来转了南京的小吃摊，发觉全是婴孩澡盆似的大海碗，且价廉味美，让人一吃三叹。

次日清早还在梦中，那女生就找来了。她的面容很有古典美人儿的特点，仿佛“金陵十二钗”之一，衣服新潮却不俗。她昨夜见了我的条子，知道是她母亲城市的人来了，兴奋得要扑出来找我，但大门已关。所以今天起得特别早，亭亭玉立，满颊潮红，不住地手舞足蹈：“我太高兴了！我太高兴了！”我说：“你没什么可高兴的，你妈并未让我给你捎什么好东西呀，说钱给你寄了，毛衣还没织好呢。”她说不是这个意思，高兴的是在南京读了三年书，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家乡人。我说：“你妈赶着给你织毛衣，劳累得苗条了许多。”“是吗？”她惊讶得笑起来，“苗条了好哦，我妈也真的太胖了点儿。”其实我也就远远地瞄过一眼她妈——压根不苗条，圆乎乎的。

女学生陪我上了紫金山，参观了中山陵和孙中山纪念馆。下午，赶到南京博物馆。可是没到开馆时间，只好不看了。我让女学生回去，别耽误了学业。再说陪人游逛熟悉地方，劳累且乏味。但她坚持继续陪看了几个景点。我实在不忍心，硬是要她回去。“我是叫你叔叔，还是哥哥？”“当然叫叔叔，”我举目望云道，“因为我都做父亲了！”

到火车站买了去无锡的票，见时间还早，去长江大桥看看还来得及。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杰作之一，它的宏伟气魄令所有的炎黄子孙自豪不已。它上行车、下走船，如一把非凡的金钩将江北江南紧紧地维系成一个整体。桥头堡上，耸立着巨大的工、农、兵雕像，诸手并举，共擎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其中的农民形象照例为女性，虽胸脯高挺，却跟铁肉似的——形体粗壮，目光炯炯。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有风格：雄赳赳，气昂昂！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！

1990年11月10日

坐看太湖

火车到无锡时，华灯初上了。车站的栅栏外，许多人举着红牌子接人，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会议。好地方会多，就像富人亲戚多一样。我虽孤旅无人接应，却被一帮红唇女人围住，拉拉扯扯地要我去住宿。我这人胆小，压根不敢搭讪她们，急忙挣脱出来，独自进城。街道清洁逼仄，曲溜拐弯，灯红酒绿，美味飘浮，确是富贵温柔乡。虽听不懂方言，但那音乐般的吴依软语自有万般风情，令人酥软陶醉。少顷，到了运河边：玉桥带拱，晚舟泊岸；朗月悬天，流霜遍地。时值中秋，忽然一股愁绪涌上心头，真想吟几句啊。可惜才力不济，只好找个客店住下。睡觉解乏才是正事。

次日清早起来，脸也未洗就跳上公交车奔太湖而去。太湖真如它的名字，一湖太大太大的水哈。买了门票进去，以为可以看个遍，谁知凡有点滴好看的去处，必拿绳子圈住，交钱照相。自拍也

行，掏钱了就是。这很让人生气、扫兴。于是我就坐在太湖岸边的石头上，木呆呆地坐着，看湖波帆影，听清风鸟语，嗅草香花气……如此这般不掏分文的受活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

有句话尽人皆知：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。到了南方才明白这里为什么出才子，人家山好水好咋看咋有味道嘛。即以鱼米之乡的太湖为例，它不知滋养出多少作家、画家、艺人，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来装订成册，与《本草纲目》里所收录的中药材名称有得一比。翻开《辞海·艺术分册》，隔几行就会发现一个这儿出产的什么专什么家。联想到自个生在鄙俗之远山深沟，实在是麻子脸给护肤霜做广告——瞎胡闹哩。

太湖的石头名气很大。太湖石是历代皇家宫苑的必备尤物。太湖石一个个千奇百怪，仿佛一团团酵面被天降的铁球砸过似的，七窟窿八眼睛。高兴的时候看它高兴，悲哀的时候看它悲哀，恐惧的时候看它恐惧，一如世上所有真正杰出的艺术作品。太湖石环聚一潭浩渺，要多妖娆有多妖娆。我在太湖岸边整整坐看了三小时，却一直不知如何比喻它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它是一个天下最大的大砚池，要不它孕育的书画家怎么那般闻名遐迩呢！至于其他方面，诸位去读《岳阳楼记》好了。《岳阳楼记》描绘的是洞庭湖，但它的作者范仲淹却并未到过洞庭湖。范仲淹乃太湖人氏，他把自小熟悉的太湖美色悄悄地嫁接到洞庭湖上，美美地麻醉了我们近千年啊。

1990年11月24日

上海『母亲』

乘坐由杭州开往上海的 96 次特快列车，到站时天已黑实了。穿过幽深漫长的地道，脑袋一冒出地面，就被各种拉客住宿的女人围住。生平第一次到上海，难免怯惶，不敢贸然，尤其面对那些艳衣血唇的女郎。我一律摆手，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、假扮本地人的神气，匆匆逃离广场。

这时，一位慈祥的、跟我岳母相貌相仿的老太太迎了上来，笑着说：“同志，到我们那儿住吧！就在附近，又安全又能洗澡，还可代买车票。”我站住了，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肯定有过美貌往昔的阿姨。她大约误会了，慌忙掏出车站出入证，声明她的店光明正大，不是私家黑店。

老太太领我上了公交车，两站就到了。朝旅社步行的途中，我说：“您长得很像我岳……我的母亲。”她一听，乐得眉开眼笑，连忙

抢过挎包背上，一路走一路拍打我身上的灰尘。她说她没有儿子，只有三个闺女，打趣说：“你妈长得跟我一样，送子娘娘肯定弄错了，让你妈占了便宜，所以我没儿子！”

一进旅社门，她就喊叫：“快准备呀，我的——”冲我尴尬一笑，“来了个好同志！”三位阿姨立刻让座倒茶。“母亲”也紧挨我坐下，问这问那，像是考察干部，然后就去给我买后天到西安的票，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快。

这个地下旅社，是由防空洞改修的。办了登记手续，我就立刻抓起电话。先拨《上海文学》，不通；又拨《萌芽》，也不通。跟这两家刊物打了多年交道，却从未谋过编辑面。现过上海，实想一晤，面致谢意。可我忘了这是晚上，而且是礼拜六的晚上。明天休假，在茫茫上海寻人，似旷野捕萤，十有九空。没有熟人，难见朋友，上海再好再繁华，于我有什么意思呢？明天走吧，又怕“母亲”买了后天的票。

不大工夫，“母亲”又领了两位客人回来了。她非常抱歉地对我说，没买到后天的票，特快不卖中途的。我说也好，明天走。她说：“你不逛逛南京路、看看外滩？”我说没意思。她叹息一声，又去买票。我于心不忍，也没拦住。三位阿姨说：“她要过一回有儿子的瘾呢。”

阿姨们看上去四十来岁，实则全过六十了，退休了。她们是纺纱女工，退休后，四姐妹合开了这个旅社。忙是忙，累也累，但总比在家里看孙子跟儿媳闹矛盾挤那十几平方米好受些……

“母亲”满头大汗地买回车票，我感动得手足无措。明天一早